



全日制义务教育  
语文新课程标准推荐书目  
珍藏版

JINGDIANMINGZHU

# 高老头

## GAOLAOTOU

[法]巴尔扎克/著 熊亭玉/译

——品读名著 传承经典——

人生的幸福不在于是否拥有高贵的身份和可以肆意挥霍的金钱，而在于身处物欲横流的社会依然能保持内心的那份宁静，在于祥和，在于少欲，更在于坦然。

南海出版公司

# 高 老 头

[法] 巴尔扎克 / 著 熊亭玉 /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高老头 / (法) 巴尔扎克著 ; 熊亭玉译. --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2015.2  
ISBN 978-7-5442-7669-6

I. ①高… II. ①巴… ②熊… III. ①长篇小说—法  
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36300 号

GAO LAOTOU

高 老 头

---

译 者 熊亭玉  
责任编辑 张之滨  
封面设计 江夏烽火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6568511  
社 址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hpublishing@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金邦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20 1/16  
字 数 203 千字  
印 张 13.5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7669-6  
定 价 26.00 元

---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 作者简介

巴尔扎克 (Balzac, 1799~1850) 全名奥诺雷·德·巴尔扎克，法国小说家，被称为现代法国小说之父，1799年5月20日生于法国中部图尔城一个中产者家庭，1816年入法律学校学习，毕业后不顾父母反对，毅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但是第一部作品却完全失败。后来他与人合作从事滑稽小说和神怪小说的创作，曾一度弃文从商，出版名著丛书等，均告失败。经商的失败使他债台高筑，拖累终身，但也为他日后创作打下了厚实的生活基础。1829年，他发表长篇小说《朱安党人》，迈出了现实主义创作的第一步，1831年出版的《驴皮记》使他声名大震。他要成为文学事业上的拿破仑，在三十至四十年代他以惊人的毅力创作了大量作品，一生创作甚丰，写出了九十一部小说，合称《人间喜剧》。1850年8月18日巴尔扎克与世长辞。

《人间喜剧》被誉为法国社会的“百科全书”。其中代表作为《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一百多年来，他的作品传遍了全世界，对世界文学的发展和人类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内容提要

《高老头》成书于1834年，是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这部作品在表现《人间喜剧》的艺术成就上具有代表意义，为艺术风格最能代表巴尔扎克的特点的作品。

小说以高老头和拉斯蒂涅的故事为两条主要线索，又穿插了伏脱冷、包赛昂夫人的故事。作品以叙述高老头被女儿榨干钱财遭抛弃为中情节，以拉斯蒂涅为中心人物，通过他的活动穿针引线，将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联系起来，将贵族沙龙与资产者公寓联结起来。随着高老头之谜在拉斯蒂涅眼前展现、解开，情节步步推向高潮。伏脱冷被捕、包赛昂夫人被弃、高老头惨死，拉斯蒂涅都是目睹者、见证人。社会的丑恶证实了他接受的反面教育，高老头埋葬之日，也是拉斯蒂涅青年时代结束之时。

## 写作背景

19世纪上半叶是法国资本主义建立的初期，拿破仑在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中彻底败北，由此波旁王朝复辟，统治一直延续到1830年。由于查理十世的反动政策激怒了人民，七月革命仅仅三天便推倒了复辟王朝，开始了长达十八年的七月王朝的统治，由金融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高老头》发表于1834年，即七月王朝初期。刚过去的复辟王朝在人们的头脑中还记忆犹新。复辟时期，贵族虽然从国外返回了法国，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可是他们的实际地位与法国大革命以前不可同日而语，因为资产阶级已经强大起来。刚上台的路易十八不得不颁布新宪法，实行君主立宪，向资产阶级作出让步，以维护摇摇欲坠的政权。资产阶级虽然失去了政治权力，却凭借经济上的实力与贵族相抗衡。到了复辟王朝后期，资产阶级不仅在城市，而且在贵族保持广泛影响的农村，都把贵族打得落花流水。复辟王朝实际上大势已去。巴尔扎克比同时代作家更敏锐，独具慧眼地观察到这个重大社会现象。

## 思想内涵

《高老头》着重揭露批判的是当时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小说以1819年底到1820年初的巴黎为背景。通过寒酸的公寓和豪华的贵族沙龙这两个不断交替的主要舞台，作家描绘了一幅幅巴黎社会物欲

横流、极端丑恶的画面，披露了在金钱势力支配下资产阶级的道德沦丧和人与人之间的冷酷无情，揭示了在资产阶级的进攻下贵族阶级的必然灭亡，真实地反映了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特征。

在《高老头》中，巴尔扎克通过拉斯蒂涅和高老头的命运成功地描绘出了阶级和阶级意识间的复杂关系。这种复杂关系有着历史依据，贵族和资产阶级作为两个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经济基础、生活方式，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各自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这一意义上，无论是拉斯蒂涅的爬升还是高老头的跌落，都是特定历史情景的必然产物。小说所设置的语境是 1819 年，虽然那是波旁王朗的复辟时期，但这种倒退只是局部的，历史发展的整体趋势已然无法扭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趋稳固，资产阶级的意识也无可避免地日益处于主导地位。资产阶级意识逐渐占主导地位的过程不仅意味着贵族在整体上被击溃，也意味着部分贵族个体被资产阶级收编了，如拉斯蒂涅。这说明贵族的统治不仅从外部被击溃了，也从内部最终被瓦解了。同时，这一过程也淘汰了资产阶级内部不纯粹的成员，如高老头，从内部巩固了资产阶级。这就体现了资产阶级取代贵族这一历史过程的复杂性，两者的斗争不仅发生在外部，同样也发生在内部，不仅会以革命的形式出现，也会以意识斗争的方式来表现。

## 写作特色



### 1. 环境典型

巴尔扎克非常重视详细而逼真的环境描绘，一方面是为了再现生活，更重要的是为了刻画人物性格。作品围绕拉斯蒂涅的活动，描写了巴黎不同等级、不同阶层的人们的生活环境；拉丁区的沃盖公寓，形似牢狱的黄色屋子，到处散发着难闻的气味，还有破烂油腻的家具，这是下层人物的寄居之地。高老头的两个女儿家里，虽有金碧辉煌的房子、贵重的器物，但却显示出资产阶级暴发户们俗不可耐的排场。包赛昂夫人的府邸则显示出完全不同的气派，院中套着精壮马匹的华丽马车，穿着制服的门丁，两边摆满鲜花的大楼梯以及只有灰和粉两色的玲珑会客

厅，这些都衬托出上流社会贵族的风雅超群。

## 2. 人物性格鲜明

巴尔扎克不仅塑造了高老头、拉斯蒂涅、包赛昂夫人、伏脱冷等典型形象，而且在其他人物形象的塑造中也做到了共性与个性的统一。雷斯朵伯爵夫妇和钮钦亘男爵夫妇虽然有贵族的头衔，实际上都是资产者。他们既有追求个人私利的共同特性，又都是独具个性的典型。银行家钮钦亘心目中只有金钱，他对待妻子寻求外遇的态度很明朗，允许妻子胡来，但是他要控制妻子的财产。雷斯朵伯爵对妻子的美貌着迷，虽听凭她与情夫勾搭，却有一定限度，这和他的贵族门第观念有关。他知道妻子偷卖祖传钻石后，想方设法赎回，让她戴着参加舞会，以维护门第的尊严。

## 3. 结构精致流畅

小说以高老头和拉斯蒂涅的故事为两条主要线索，又穿插了伏脱冷、包赛昂夫人的故事。几条线索错综交织，头绪看似纷繁而实际主次分明、脉络清楚、有条不紊。几条线索紧密交织、环环相扣、步步深入，起着互相深化、互为补充的作用，从而深刻地表现了作品的主题。

## 4. 强烈的对比手法

艺术上的对比手法在《高老头》中运用得十分广泛。沃盖公寓与包赛昂府邸的强烈对比，不仅促使拉斯蒂涅个人野心的猛烈膨胀，而且表明不管是赫赫声威的豪门大户还是穷酸暗淡的陋室客栈，一样充斥着拜金主义，一样存在着卑劣无耻。高贵庄重的包赛昂夫人与粗俗强悍的伏脱冷形成鲜明对比，一个文质彬彬，一个直言不讳，但不同的语言却又揭示了同样的道理，而他们两人看透社会的理论又与自己生活中的惨败成为反衬，更加深了悲剧的意味。此外，还有高老头女儿们的穷奢极欲与高老头的贫苦窘困的对比，包赛昂夫人退隐时热闹的场面与凄凉心情的对比等等。这种鲜明对比的手法，使作品的主题更加鲜明突出。

## 5. 生动的比喻修辞

《高老头》中的宏观故事情节对读者极具吸引力。然而，小说微观部分对于理解小说主题的作用也不容小视。其中一个鲜明但易被读者所忽视的特征就是动物性比喻的广泛使用——以动物为喻体的比喻在小说

中反复出现。这些动物包括野兽，如狮子、狼、狐狸等；也包括飞禽，如蝙蝠、鹰、燕子等；还包括家畜，如狗、马、驴子、骡子等。这些动物性的比喻将人物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推进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深化了小说主题。作家通过运用动物性比喻思考和探索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并为人性的异化唱了“一曲无尽的挽歌”。

## 人物介绍

### 高老头

他是巴尔扎克塑造的一系列富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之一，他是特定时代造就的悲剧中的一个缩影。他给读者展示了一份特别的父爱。他把女儿当作天使，乐于牺牲自己来满足她们的种种奢望。他本是非常富有的商人，为了女儿的体面，他放弃了生意，只身搬进沃盖公寓；为了替女儿还债，他当卖了金银器皿和亡妻的遗物，出让了养老金，弄得身无分文；最后，仍然是为了给女儿弄钱，他竟想去偷、去抢、去代替人家服兵役，但最后还是悲惨孤独地死去了。

### 尤金·特·拉斯蒂涅

拉斯蒂涅是贯穿《高老头》始终的主要人物。这个人物在《人间喜剧》中经常出现，是青年野心家的形象。但他第一次登场是在《高老头》中。《高老头》中的拉斯蒂涅是一个发展着的人物形象，巴尔扎克在《高老头》中描写了他野心家形成的全过程，这也是此书的重大价值之一。

拉斯蒂涅本来自法国某省的破落子弟，家里节省一切开支，供他到巴黎上大学，希望将来重振家业。小说开始的时候，他二十一岁，是个热情且具才气的青年，聪明帅气，抱着发家致富、步步高升的想法在巴黎学法律。他本来想在毕业以后凭自己的本领按部就班地向上爬。但在巴黎不到一年，家境的贫寒和巴黎社会的繁华就使他向上爬的欲望增强了十倍。他发现在巴黎，女人对社会生活很有影响，于是就想去征服几个可以做他后台的妇女。他得到了远房表姐包赛昂夫人的帮助，在上流社会开始了自己的拼搏。他的第二个领路人是伏脱冷。伏脱冷从另一个

方面让他看到了社会的冷漠和无情。这两个引路人都对拉斯蒂涅分析了社会寡廉鲜耻的本质，都给他提供了往上爬的途径。拉斯蒂涅要不顾一切地向上爬，就得采取其中一条途径来行事。他先是按照包赛昂夫人的教诲，追求钮钦太太，发现她没有财权。他觉得计划落了空，眼看着自己没有钱，没有前途，便又想起了伏脱冷的计划，转而追求泰伊凡小姐。其中他的良心和野心不断冲突，给他带来痛苦和彷徨。他的野心家性格是在伏脱冷被捕、包赛昂夫人被抛弃和高老头之死三幕惨剧之后才塑造完成的。

### 包赛昂夫人

包赛昂夫人是复辟时期贵族妇女的典型。她出身高贵，是巴黎社交界的皇后。可以说，她这个人是识时务的，但又不肯顺应潮流。她和阿霍达侯爵相爱了三年，她的爱情是真挚的。但是她的情夫为了要娶一个资产阶级贵族小姐而抛弃了她。因此，她要告别巴黎社交界。临别时她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舞会。她的悲剧，形象地说明了复辟时期贵族阶级的衰落和资产阶级的得势：高贵敌不过金钱，爱情敌不过金钱。

### 伏脱冷

他的真名叫雅克·柯赫，外号“九条命”，他是《人间喜剧》中重要的资产阶级野心家形象。在《高老头》里，他是潜逃的苦役犯，高等盗窃集团的主心骨，是一个尚未得势的凶狠的掠夺者形象。伏脱冷很能干，手下有一班爪牙。他的阅历广，对上层社会很熟悉，看透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的真相。他要发展，要以恶对恶，要以不道德对不道德；他谋财害命，引诱青年，不择手段地去攫取财富。他熟悉法典，会钻法律的空子，从不在落网的时候被判死刑。他很注重江湖义气，从来没有出卖过人。

# 目 录

导 读 .....	1
第一章 沃盖公寓 .....	1
第二章 拜访 .....	40
第三章 世面 .....	67
第四章 九条命 .....	110
第五章 女儿 .....	158
第六章 父亲之死 .....	187

# 第一章 沃盖公寓

沃盖太太(娘家姓是柯弗朗斯)是一位老妇人,她在圣·日内维耶街出租公寓已经有四十年了,公寓就坐落在拉丁区同圣·玛梭城关之间。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成为她家(周边的人都称之为沃盖之家)的房客。这栋房子是正经公寓,从来没有发生过飞短流长的事情。但是,不得不说的是,在近三十年的日子里,还从来没有过年轻的女子租住在沃盖太太的公寓里;若有年轻男子租住,那也是因为他属于手头极为拮据的那类人。然而在1819年,一出悲剧开幕之际,沃盖太太的租客里有了一位身无分文的年轻女孩。

“悲剧”这个词近来听起来有些让人不屑了,那些悲情文学把这个词用过头了,意思也扭曲了,但这里还是得用上“悲剧”这个词,并不是因为这个故事符合最严格意义上的悲剧定义,而是在这个故事讲完之后,大家都会流下几滴泪水的。

不是巴黎人能够懂得这个故事吗?这就不得而知了。面对细致观察的结果,微妙细节和区域色彩的精心再现,其中的滋味,也只有居住在蒙鲁日<sup>①</sup>和蒙马特<sup>②</sup>两处高地之间的居民才能够完全体会了。两处高地之间是一处峡谷,峡谷内到处都是剥落的灰色岩土,黑色的泥水冲刷而过。在这个峡谷里,悲伤是真切的,快乐往往只是虚幻。那里的人们见惯了各种离愁别恨,只有那种难以想象、痛彻心扉的极致悲痛才能给他们留下持久的感受。善良和邪恶交织在一起,世间不时会有各种悲剧发生,让人扼腕而叹。在悲剧面前,自我和自私不得不退避一旁,恻隐之心油然而生,但是人们对悲剧的感受就像是品味甘美的水果,很快就成为过眼云烟。文明,就像克利须那<sup>③</sup>的神像车,其前进的车轮几乎是不可阻拦的,躺在车轮下的灵魂总是比驱使

<sup>①</sup>蒙鲁日:法国法兰西岛大区上塞纳省的一个市镇,属于安东尼区蒙鲁日县。

<sup>②</sup>蒙马特:位于法国巴黎市十八区的一座130公尺高的山丘,在塞纳河的右岸。

<sup>③</sup>克利须那:黑天(印度教崇拜的三大神之一,毗湿奴的第八个化身),传说印度教徒每年用车载此神像游行,许多人相信被神像车碾死即可升天,因而不惜投身于车下。

神像车的灵魂更为脆弱；又摧毁了一个，而文明则继续浩荡前进。人们也是这样的，你手握这本书，舒舒服服地靠在手扶椅的靠垫上，心里想着：“这本书也许有点趣味。”你读到了高老头内心的痛苦，接着胃口不改地用餐，自己无动于衷，却要责怪作者夸大其词，写出耸人听闻的故事。啊！我只作这一次声明，这出悲剧既不是虚构的小说，也不是耸人听闻的故事！这是真实的——非常真实，每个人在自己家里，或是自己的内心里都能找到这出悲剧的元素。

这栋出租的公寓是沃盖太太的私产，坐落在圣·日内维耶街的末端，正好在道路陡然往下通往阿贝拉街的地方，那里路陡石多，很少有马车从那儿过。这样的地理位置足以解释先贤祠和恩典谷教堂之间的街道为何如此安静；这两座引人注目的公共建筑给周围的景致带来一种淡黄色的色调，两个圆屋顶泛着浅灰色的光芒，在其阴影之下，整个地区都暗淡下来了。

这个地区的街道清洁干燥，排水沟里既没有淤泥也没有水，墙上的缝隙里长着草。在这个地方，轮子压过地面的声音也会引起轰动；就是最漫不经心的过路人也会感到压抑的氛围。房子看上去死气沉沉的，高高的花园围墙分明就带着牢狱的气息。这个郊区里要么就是租赁的公寓，要么就是公共建筑，一个巴黎人来到这样的地方，他所看见的就是贫穷和沉闷，老人们躺着等死，天性快乐的年轻人却不得不干着单调苦闷的事情。这是巴黎最丑陋的地方，或者还可以加上一句，这也是巴黎最不为人所知的地方。虽然这幅画里全是凄凉的色调和黯然的形象，凝神深思之后只能神伤，但圣·日内维耶街就像是这幅画的铜质边框。就仿佛是，在日光渐渐暗淡下来之后，导游乏味的声音变得越来越空洞，旅行者踏入了巴黎的地下墓穴<sup>①</sup>。这个比喻真是恰当！惨白的头骨和枯竭的人心，到底哪个更惨不忍睹呢？这又有谁能说得清呢！

出租公寓的正面与道路形成了一个直角，公寓前面有个小花园；站在圣·日内维耶街上，只能看到公寓的侧面。公寓的墙角下开了一道浅沟，有

<sup>①</sup>举世闻名的巴黎地下墓穴原来是一个废弃的采石场，整个地下墓穴占地 1.1 万平方米。在 18 世纪，因为巴黎爆发了天花和瘟疫，大批巴黎居民死亡，而地面的公墓面积严重不足，于是当时的市长决定挖坑，将死者埋进土中，一个月后再把剩下的骨头拿出来填进地下坑道和一些地下建筑中，于是部分地下隧道便会通往这些放满骨头的地下建筑中。

六英尺宽，铺着鹅卵石，浅沟旁边有一条沙砾小路，旁边摆放着蓝白双色釉面大花盆，里面种的是天竺葵、夹竹桃和石榴花。从沙砾小路走过去，就是一道门，门上写着“沃盖之家”，下面的字体小得多，写着“租赁公寓、不论性别”等等内容。

栅门上挂着一个门铃，白天的时候，从那儿能很容易地看到花园。在沙砾小路的另一头的墙上画有一个绿色的大理石拱门，是以前当地的某位艺术家画的。神龛形状的拱门上还安放象征爱神丘比特的雕像。巴黎的丘比特，浑身釉彩斑驳，面目全非，看上去是该入住附近医院的病人，对于钟爱象征艺术的人，这倒是一种讽刺。雕像基座上的刻文已经有些模糊不清，从中可以断定这件艺术品的年代——它见证了1777年伏尔泰回到巴黎，大受欢迎的时刻——刻文上写着：“无论你是谁，他一直是你的主人；他现在是，过去是，或是将来是。”

到了晚上的时候，栅门上就会加上板门。花园的宽度同房子正面的宽度是一致的，一边是临街的墙，一边是隔壁房子的分界墙，花园就夹在中间。一大片藤蔓遮住了墙砖，这还真是巴黎的一道风景，引人注目——每堵墙上都安有格架，上面爬满了葡萄，稀稀疏疏地结上着几串沾满灰尘的果实，这是沃盖太太和她房客的谈资，这位寡妇每年都要为葡萄的采摘而发愁。

花园两边各有一条笔直的小路，通往花园的另一端，那有一丛酸橙树；沃盖太太的娘家是柯弗朗斯，虽然房客们不断纠正她，沃盖太太还是要说成“栓橙树”。

花园的中间主要是洋蓟和一排排的果树，周围就是莴苣、盆栽的草药和欧芹。在酸橙树下有几把刷成绿色的花园椅，还有一张木质的桌子；天气炎热的时候，房客中还有点闲钱可以喝上一杯咖啡的，就会到这儿来享受一下；不过就是在树荫之下，温度高得也足以烤熟鸡蛋了。

房子总共有四层，上面还有一层阁楼。房子是粗石料建造的，外面涂了一层淡黄色的泥灰，就是这种颜色几乎让巴黎的每一栋房子都不堪入目。房子正面的每层楼有五个窗户，透过小小的方形玻璃窗户，可以看到扭曲的百叶窗，叶片高高低低，不在一条线上。在房子的侧面，每层楼上只有两个窗户，底楼的窗户上都安装有结实的铁栅栏。

房子的后面有一个院子，大约有二十尺宽的样子，里面养着猪、家禽，还有兔子，动物们和睦相处，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庭。院子的尽头搭建有一个木

头棚子，木头棚子和厨房窗户之间的墙上挂着一口食橱，下面就是水槽排放油腻污水的地方。通过一个小门，厨娘把垃圾直接扫到圣·日内维耶街上，由于害怕瘟疫，她倒是经常用好多水冲洗院子。

这栋房子原来建造的时候可能就是用来出租的。穿过一面落地窗，就来到了底楼的第一个房间，这里是起居室，透过加了铁栏的两个窗户可以看到街面。穿过另一道门，就来到了餐厅，楼梯将餐厅和厨房相隔。楼梯是木质的，铺有彩色瓷砖。起居室的景象再压抑不过了：家具上都盖着暗色和亮色条纹交替的马鬃布；房间中央摆着一张桌子，桌面是紫红色的大理石，上面还摆着装饰用的中国茶具，自然是白色的茶具了；茶具上镀的金丝已经脱落了不少，地面还真是凹凸不平，护壁板有半人高，没有护壁板的墙面贴有涂了清漆的壁纸，上面绘有《忒勒玛科斯》<sup>①</sup>里的主要场景，其中各色经典人物都着了色。两窗户之间的墙壁上绘有卡吕普索<sup>②</sup>献给尤利西斯<sup>③</sup>儿子的盛宴，本意是拿给房客们欣赏的；但这四十年来，这幅画成了年轻房客开玩笑的素材——他们嘲笑自己因为贫苦不得不将就公寓的饮食，以显示自己的身份高于自己的处境。壁炉总是干干净净的样子，显然除了重大场合外，这里是是没有炉火的。石质的壁炉架上有一对起装饰作用的花瓶，里面插着褪色的人造花，还用玻璃罩子盖着呢；中间摆着一个最为恶俗的大理石钟，似蓝非蓝的颜色。

这个房间散发出一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味道，应该被称作膳宿之味。这里的空气潮湿，只要你吸上一口，一阵寒栗就会传遍你的全身。这里的空气交织着闷、霉、腐臭的特质，可以穿透衣物，直达肌肤。用餐之后的气味似乎混合了厨房、洗碗槽的气息和医院的臭气。到底该怎么形容呢？空气中各种令人作呕的味道，再加上老少房客鼻黏膜发炎之后呼出的气体，如果有人能够将其中的成分提炼出来，或许还可以加以描述。然而，尽管这间起居室气味陈腐不堪，但同旁边的餐厅相比，也可以称得上是香喷喷的闺房了。

①《忒勒玛科斯》(Telemachus)：忒勒玛科斯，希腊神话中俄底修斯和柏涅柏的独子。俄底修斯出征特洛伊后，许多人向他母亲求婚，他劝求婚者离开，但没有用。后来他前往皮罗斯寻父，终于遇见阔别多年的父亲。他们一起返回故乡，杀死了向他母亲求婚的人。17世纪法国作家法费纳龙就此故事写了这本书。

②卡吕普索(Calypso)：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海上女神。

③尤利西斯(Ulysses)：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英雄Odysseus的拉丁文名。

公寓的墙板原来是刷有颜色的,至于是什么颜色,那就只能臆测了。现在墙板上积了一层层脏兮兮的污垢,组成了五花八门的图案,盖住了原本的模样。墙边摆放着一圈餐具柜,油腻腻的柜面上放着一套暗淡无光的凸棱玻璃瓶和闪闪发光的金属盘子,还有一堆蓝边的都兰<sup>①</sup>陶器盘子。一个角落里放着标有房号的分类箱,房客的餐巾就放在那儿,都不怎么干净,上面还有葡萄酒渍。在这里可以看到别处没有的家具,坚不可摧,它们怎么到这儿的呢?就像是我们文明的残骸总会飞到救济医院里一样,这些东西也就来到了出租公寓里。在这样的地方,不出意外,你会看到晴雨盒——雨天的时候就会有位圣方济会的托钵僧弹出来;还有倒胃口的万恶版画,全都配上刷了清漆的金边黑色画框;玳瑁的钟表盒上镶嵌着黄铜;绿色的火炉,满是油腻灰尘的阿尔干灯,这些东西你以前应该都看到过。铺在长餐桌上的油布非常油腻,那个滑稽的走读生都能用拇指盖在上面写出自己的名字了。椅子都是老弱病残;破破烂烂的麻质小地毯在脚下滑来滑去,却还没有被扔掉;还有破烂不堪的暖脚器,没了铰链,被烧得漆黑,散热孔也裂开了。家具都是又旧又破、嘎吱作响、摇摇欲坠、虫吃鼠咬、残缺不全的状况,如果要一一加以描写,我们的故事切入正题就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了,不耐烦的读者肯定不会答应。餐厅的地面铺着红色的瓷砖,由于擦洗和定期上色的原因,上面满是凹痕。简而言之,贫穷凌驾于此地,毫无虚幻的雅致可言;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斤斤计较的、千疮百孔的、浓缩的贫穷;虽然还没有陷入泥沼,但已污泥遍布了;虽然还没有褴褛衣衫,却也只是朽衣蔽体。

公寓早上七点的时候可谓光彩照人。七点一到,沃盖太太的猫就出现了,随即驾临的就会是它的女主人。这只猫跳上食品柜,一边嗅着用盘子盖着的牛奶碗,一边喵喵地叫着问候这个世界。过了片刻,寡妇就出现了,她额头前的假发歪歪斜斜,上面别着一顶网帽。寡妇穿着邋遢,懒洋洋地走进了房间。她是个老女人了,面庞肿胀,鹦鹉嘴一样的鼻子立在脸中间。她的双手小而肥胖(她本人油光滚圆,就像是教堂里的老鼠),她臃肿的体型同这个散发着苦难的房间非常合拍。在这个房间里,所谓希望不过就是为了最微薄的赌注而放手一搏。沃盖太太呼吸着房间里臭烘烘的空气,也就只有她对此毫不介意。她的脸就像是秋天打过霜的清晨一样新鲜;而她的表情

<sup>①</sup>都兰:法国一地区。

可以从芭蕾舞者般的机械的笑容，到面对廉价商店账单时阴暗多疑的怒容，她眼睛周围的皱纹也随着表情而变化。简而言之，一看到她，就知道她是这栋公寓的化身和代言人，当然了，她的公寓也昭示着女主人的存在，它和她谁都离不开谁，就好比监狱不能没有看守。这个小个子妇人呈现出的臃肿肥胖完全是她的生活方式导致的，就好比斑疹伤寒是由于医院里不洁空气的产物<sup>①</sup>。她穿着毛线编织的衬裙，外面是一件旧袍子改成的裙子，裙面上有裂口，露出了里面的填充物。她的衣服就是起居室、餐厅和花园的缩影，从中可以看到厨娘的影子，也显示着房客的等级——公寓女主人的画像就是整栋房子的全景。

沃盖太太已经五十岁了，同那些“见识过不幸”的女人一样，她呆滞的眼睛、无辜的神情，就是活生生的商贩。她会一本正经地佯装愤愤不平，以便要到更高的价格，但是只要对她有利，世上如果还有乔治斯或是毕希葛可以拿来出卖，她就会毫不犹豫地出卖他们。即便如此，她的房客还说“她内心深处是个好女人”，他们付给她租金，相信她绝对可以信任，当听到这个女人同某位房客一样咳嗽呻吟的时候，他们也会同情她。

沃盖先生以前是干什么的？这位妇人从来不肯明说。他的钱怎么就没有了呢？她的回答是“遭了厄运”。沃盖先生对她很不好，除了留给她一双因遭受丈夫残忍对待而流泪的双眼和她住的这栋房子以外，什么都没有给她留下。还有就是，正如她一贯说的那样，经历这么多难以想象的苦难之后，她有了不必同情他人的特权。

塞尔维，一个矮胖的厨娘，一听到女主人拖拖拉拉的脚步声，就赶紧出来给房客上早餐。除了房客之外，沃盖太太还给包饭的客人提供饮食，但是这些走读生通常只来吃晚饭，每月付给沃盖太太三十法郎。

在故事开始之际，公寓里有七位房客。二楼的房间最好，沃盖太太自己的房间是其中最小的，其余的房间租给了库蒂尔太太，她死去的丈夫曾是共和国的军需官。同库蒂尔太太住在一起的是维多琳·泰伊凡，她们就像一对母女。这两位女士每年支付一千八百法郎。

三楼的两套房间里，分别住着一个叫普瓦雷的老头和一个四十岁上下的男人，这个男人戴一顶黑色的假发，染了胡子，他自称是退休商人，大家称呼

<sup>①</sup>这是当时的医学观点。

他为伏脱冷先生。四楼上有四个房间，其中两个也租出去了——一个租给了老处女米旭诺小姐，另一位就是高老头，他放任大家这样叫，他以前是做意大利面条和面粉生意的。剩下的房间准备租给候鸟<sup>①</sup>，还有穷学生，他们同高老头和米旭诺一样，只付得起一个月四十五法郎的膳宿费。沃盖太太一点儿都不想把房子租给这样的人，他们太能吃面包了，她只是在没有更好的选择的时候，才会把房子租给他们。

那时，剩下的一间房租给了一个学法律的学生，他的老家在昂古莱姆，是一个大家庭，家里省吃俭用，每年挤出一千二百法郎给这个年轻人。他的名字叫尤金·特·拉斯蒂涅，由于家境贫寒，他一直都懂得勤奋用功。有一种年轻人，当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懂得父母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他们有心干一番事业，选择学业的时候，就是心存这样的念想。他们平时审时度势，以便捷足先登，抓住机遇从中获利，尤金就是其中之一。我们的故事能有这样真实的效果，都是归功于他的敏锐善察，而且他还能有一番自荐入巴黎各种沙龙的本领。正是因为他敏锐的洞察力和探究悲剧谜团的欲望，才能解开受害者和悲剧制造者都讳莫如深的真相。

四楼是晾晒床单衣物的顶楼，另外还有两个阁楼间。其中一间住的是干杂活的男仆克里斯多夫，另一间里住的就是矮胖厨娘塞尔维。除了刚才提到过的七位房客，沃盖太太断断续续地拉上八个学法律或是学医的学生到公寓包饭，另外还有住在附近的两三个常客。用晚饭的时候通常会有十八个人坐在餐桌旁，要是需要的话，沃盖太太的餐桌可以坐下二十个人；然而，用早餐的时候，通常只有七位房客露面。就好像是家人见面一样，每个人都穿着睡衣和拖鞋走了下来，大家谈论的通常都是昨晚发生的事情；而对包饭客人的衣着或是神情，他们也会友好信任地互相评论。

这七位房客就像是沃盖太太宠爱的孩子，沃盖太太根据每个人付给她的不同的膳食费，回报以相应的尊敬和关注，其精确度堪比天文学家。这些萍水相逢的人心里都想着同一件事情。三楼的房客每月只需要支付七十二法郎，这样的价格只能在圣·玛赛城关，在产科医院和流民习艺所中间的那个地段找到房子。不难想象，贫穷或多或少地都压在在座的每个人的心上，其中只有库蒂尔太太是个例外。

<sup>①</sup>候鸟：在这里指路过的客人。